

作為宗教及文化現象的

# 搶插頭香熱潮

蔡侑霖

台灣各寺廟每年農曆除夕夜都擇吉時關閉廟門，大年初一凌晨吉時重開廟門，以迎接嶄新的一年；但北港朝天宮香客眾多，只象徵性的關閉三川殿大門，龍虎兩邊門則開放給香客自由進出參拜，新港奉天宮則廟門緊閉，辦公室前面唯一未關的小門，也僅供廟方有關人員進出之用，因此信眾均在大門外，等候吉時大門開啟才能湧入參拜。

在台灣的民俗傳統中，廟宇在除夕夜會關廟門，等到初一凌晨吉時重新「開廟門」代表新年到來，然而這樣的民俗傳統在一些廟宇和媒體的渲染下，重新賦予意義，塑造出一種「搶插頭香」的熱潮，這是指香客守在廟宇門口等待開廟門的時間，期待在開廟門後一擁而入，自己手上的一束香能搶先在眾人之前插進香爐內，這象徵在新的一年能凡事順利平安，「搶插頭香」可以算是一種新穎的文化及宗教現象，筆者於今年大年初一（88年2月16日）子夜，也守在最近幾年各大媒體都報導的「新港奉天宮」媽祖廟前，記錄這「搶插頭香」熱潮（搶插頭香熱潮不是新港奉天宮特有，但媒體的報導上卻擁有最高曝光率），發覺這也是個有趣的宗教、文化現象。

台灣的民間宗教，其實是結合了儒、釋、道及巫的混合物，信仰者企圖以各種儀式，充滿神秘、咒術般的性格以求達到信仰上及生活上的目的，例如達到未來一年的平安，「搶插頭香」的熱潮也是沿襲這種性格而生，信仰者在開廟門後蜂擁而

入，透過特殊的儀式，在等待、擁擠之後所欲求的是現世生活順利。

現在我們把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對於「價值理性」的概念帶入討論中，「價值理性」作為「理性」的一種，是指當人們從事社會行動時，會主動地選擇特定的價值為目的，如在宗教上求得救贖或特定的道德觀，本身都可當成目的，人們也會使用最有效率的手段來達成目的。若以價值理性的視角來論信仰，人們選擇了特定的信仰方式，不管其目的在於求得救贖或是現世生活的美滿，都是選擇特定的目的，而「搶插頭香」熱潮正是體現了宗教信仰者企圖以特定手段－咒術般神秘儀式，來達到信仰上的目的，但這種手段在價值理性效率的要求下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無從保證或衡量是否是達成信仰目的的最具效率的手段。

對比起來，西方世界的宗教信仰，就如同韋伯在論「新教徒」時所呈現的，在

歐洲邁向「理性化」的時代氛圍（ethos，以黑格爾的話，是Geist，時代的絕對精神）中，新教徒選擇救贖、對永生的期待作為生活的最高目的，是世俗生活的終極目標，而他們達到目的的手段正是體現價值理性，人們是否得到救贖的認證並非是透過咒術般的儀式，而是在俗世生活中證陳，就如同一個人的得救與否是視其有無完成上帝交給人在世間的責任或是人有無以生活榮耀上帝，這就意味著人是否努力工作生活、賺取財富，而生活、工作及賺錢，這必須是理性地經營，找出最好的經營方式，達到最高效率，所以信仰者在宗教行動方面是理性的。

與西方在俗世生活證陳信仰的對照下，點出台灣民間信仰的非理性層面，但在「搶插頭香」的熱潮下，卻也顯現出理性經營的一面。筆者很幸運地能事先在開廟門之前進入廟內觀察，其實在開廟門及搶插頭香之前，廟方有一些佈置是需要完成



信徒於奉天宮前等「開廟門」

的，首先要清場，廟中不能夠有香客，大門緊閉管制人員出入，誦經團要先準備好，以便在香客蜂擁而入插下頭香之時開始誦經，香爐要先貼上封條，現場更有一位廟方職事人員擔任總指揮，指揮其他職事人員以人牆擋住其他的通道，使香客只能順著大門－拜殿－正殿的路徑來搶插頭香、安排現場新聞攝影記者的位置，告訴記者要先拍攝牆上時鐘，以紀錄開廟門的時間，再把鏡頭轉向大門，拍攝香客的一擁而入及拼命搶插頭香的狠勁。

感覺上，整個搶插頭香的場域好比一個攝影棚，廟方的職事總指揮就是導演，記者擔任攝影師，其他的廟方職事擔任配角及工作人員，搶插頭香的香客們則成為最佳的臨時演員。這種種配合起來，理性安排的結果使媒體影像所顯現出的是搶插頭香的人山人海，即使現場看起來並沒有廟方及媒體號稱的「人潮」，透過影像處理，也同時塑造了廟方在信仰上的地位及

媽祖信仰的威靈遠播。

就如同西方學者論述「電影」時相似，電影所營造的是感性，各位不妨回想一下浪漫的文藝片，特別是正值青春年華的人兒，或許就夢想著成為「鐵達尼號」中的男女主角以及擁有這段刻苦銘心的情愛，這些都是電影對於非理性面的呈現。但另一方面，電影的拍攝卻是理性的，從選角、劇本的使用、拍攝技巧、燈光的安排到廣告的推銷，凡此都是企圖達成最高效率的理性安排，也為了完成透過電影牟利的目的（當然，這裡也無異減損電影作為一種藝術表現的一面），在此我們看到理性和非理性面的結合，這正是透過對人類非理性面加以理性地操弄的現象。

對筆者而言，搶插頭香熱潮也是一種對非理性的理性操弄之宗教、文化現象，透過一套的理性安排，操弄台灣民間信仰的非理性面，也成就了廟方推銷自己、塑造信仰中心、證陳媽祖威靈的目的。



信徒蜂擁進入奉天宮搶插頭香